

抗战时期即墨地方军事武装的创建

七七事变后,我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在与莱阳县取得联系后,回到即墨开始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组织武装力量。并将普东、袁家屯、南泉、挪城一带的党员和大多数民先队员组织到队伍中。1938年正月,“胶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七大队”(以下简称“第七大队”)成立,驻在楼子疃村。

清明节这一天,日本鬼子和汉奸进犯赵家岭,我部接到情况后,立即出发打击日寇的侵犯,这是部队建立后第一次与日寇作战。在此次战斗中,中队副孙玉敏和战士赵喜友壮烈牺牲。战斗结束不久,五月初七,第七大队准备北上与胶东特委汇合,路过店集时,遭到即墨县民团大队长韩炳宸部袭击,由于敌众我寡,我部受到严重损失,不能继续前进,又返回即墨西部重新整顿。这时,姜黎川部声明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因此,第七大队没有转移,转而与姜黎川部合作。

8月份,姜黎川和青岛国民党的谭以桑建立联系,态度就变了。9月份,我在平度县沙旺林和王云九、韩育民开了个临时会议,研究不能再给姜黎川抬轿子,为他扩大队伍。我们要接受教训,建立自己的部队,把即墨的党员和可靠的力量都集中到韩育民这边来,把在姜黎川部队里的可靠力量也都拉出来,积极组织起胶、即第一支队。

胶东抗日联军六十五团

1938年初,以李肇岐为首的爱国青年在李家西城一带成立了国民革命党挺进总队独立中队。4月,在鳌山卫加入孙殿斌部,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党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在刚组织队伍时,李肇岐向王云九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在条件许可下的时候可以把队伍拉到共产党这边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李肇岐由中共山东省委保送到黄埔军校学习(那年他18岁),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山东省委工作。1929年,李肇岐被军阀韩复榘逮捕,直到1934年才被释放。他出狱后,也来找党组织,想自己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清明节前几天,李肇岐曾派李兆双到泊林找我,我对他还不太了解,因此,也没表示什么态度。

1938年秋,我派王云九到崂山县找李肇岐,动员他北上改编,实现以前的承诺。李肇岐把部队开到地点,正式改编成胶东抗日联军六十五团(即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五团)。

胶即大队

1942年正月三十日,胶即大队(以下简称大队)在朱家庄正式成立,由于宝光(化名林承先)任大队长,我任政委。于宝光同志任大队长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对付国民党隋永诤(于与隋是同学关系)。大队成立几个月后,上级派王海亭同志任政委,我调往南海办事处任主任。在我离开胶高即中心县委之前,又组成胶县地方武装,当时是在姜黎川二团十一联的番号掩护下组成的,就是以后的胶县大队,这时胶即大队改番号为南海军分区独立二营,后又改为即墨独立营,1943年又改为县大队,董洪云任大队长,郝延成任政委。(口述人:袁超)

(区委党史研究中心供稿)

刘可训

映山红 岁月深处那片红

六月中旬,区老年大学诗词班组织前往青岛西海岸杜鹃花基地赏花采风活动,我甚是欣喜。刹那间,脑海中闪现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片段。少年潘冬子伫立于漫山映山红中,身姿挺拔,眼神坚毅,遥望远方,盼着革命队伍归来。那一抹浓烈的嫣红,恰似一簇跃动的火种,在我年幼的心底悄然升腾,化作一份炽热的渴望。岁月流转,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然悄然逝去,如今两鬓斑白的我,又怎能抑制住去赏映山红的喜悦呢?

杜鹃花堪称生命力顽强的典范。它们从不挑剔生长环境,既能斜倚陡峭的危崖,以坚硬的岩石为根基;也能簇拥在狭窄逼仄的石缝间,寻觅生机;哪怕扎根于腐叶堆积之处,依然能冲破重重束缚,绽放出令人震撼的绚烂。而映山红,作为杜鹃花家族中最为艳丽夺目的品种,恰似燃烧的火焰,将炽热与奔放诠释得淋漓尽致。尤为难得的是,青岛西海岸的杜鹃花基地里,漫山遍野生长的正是这种明艳动人的映山红。

白发诗友们难掩内心的雀跃,踏上了开往映山红基地的专车。

晨光温柔地倾泻而下,驱散了夜露,将绸缎般的光芒洒向大地。山间的薄雾如灵动的纱幔,在峰峦间徐徐舒展,若隐若现地勾勒出黛青色的朦胧轮廓。

历经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汽车驶离高速,拐入乡村柏油公路。“快看哪!前面红彤彤

的一片!”同行姐姐惊喜的高呼让车厢里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

《闪闪的红星》主题曲《映山红》的旋律,如春日潺潺的溪流,从树梢、花丛、山风的褶皱里汨汨淌出,漫过耳畔,浸润心田。

“春山十里杜鹃红,疑是朝霞落九重”的盛景在眼前铺展开来,恰似天地挥毫泼洒的赤色长卷。游人们或两两相携,或三五成群,在层层叠叠的花枝间穿梭,将烂漫的花影与灿烂的笑容定格在镜头之中,成为永恒的美好瞬间。身着华服的女子们,像彩蝶翩翩起舞,歌声似黄莺婉转悠扬。在繁花的幽径中,她们尽情地舞蹈,将花海点燃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大巴刚刚停稳,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朝着那片花海奔去,恨不得化作一缕清风,即刻融入这燃烧的繁花之中。

微风吹拂,花枝轻轻颤抖,那萦绕鼻尖的芬芳,裹挟着春日的生机,沁人心脾,所有的烦恼都随之消散。指尖轻触花瓣的刹那,才惊觉它们薄如蝉翼,柔若绢纱。晨露凝于其上,恰似碎钻镶嵌在胭脂色的绸缎,随着微风轻晃,折射出万千道流转的光华。那些盛放的花朵,如精巧的琉璃盏,盛满春日最澄澈的希望;似跃动的火炬,将生命的炽烈与蓬勃毫无保留地绽放在天地之间,让每一寸空气都氤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蜜蜂穿梭于花枝间隙,翅尖沾着细碎的光影;鸟儿在缀满露珠的枝桠上啾啾。当“岭

上开遍映山红”的旋律从花海深处流淌而出,蜂鸣、鸟啼与歌声在山风里缠绵交融,化作跨越时空的美丽乐章。每一个音符都浸透了岁月的热血,在漫山红浪中盘旋回荡,是在将那段烽火淬炼的峥嵘岁月,唱给山河日月听。

拨开层层叠叠的花枝,恍惚间,时空的界限悄然消融。朦胧花影中,少年潘冬子的轮廓逐渐清晰,他褪去了昔日的稚嫩,挺拔身姿化作顶天立地的战士。他的目光如穿越硝烟的星火,与我隔空相望。我下意识伸出手,试图触碰这份跨越岁月的炽热,指尖却只触到柔软的花瓣,细腻丝滑中带着微微湿润——仿佛浸染着历史的血泪,从半个世纪前奔涌而来。年少潘冬子——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稚嫩的肩膀扛起家国重任,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绽放出超越年龄的坚毅与果敢。这一刻,我忽然懂得,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何止是生命的绚烂绽放,更是镌刻在时光里永不熄灭的精神丰碑,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

暮色渐浓,归程的车轮碾过洒满余晖的山道。《映山红》的旋律在车厢里流转升腾,时而婉转,倾诉着往昔的故事;时而高亢,奏响着奋进的乐章。这场与映山红的相逢,恰似一坛精心酿制的陈年佳酿,被时光悄然封存入心底。那些浸染着红色记忆的花朵,历经岁月淬炼,愈发璀璨夺目,宛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照亮一代又一代追光者前行的征途。

